

高棉的和平問題

羅石圃

()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

自一九九一年，高棉交戰四派，在巴黎簽訂和平協定後，至一九九二年已有四十四個國家兩萬多名武裝部隊進入高棉，執行和平任務，而「赤棉」則拒遵守協定，其所屬的部隊不解除武裝，聯合國駐棉臨時機構主席宣佈一九九三年五月，仍將如期舉行大選，使人意識到此一殺戮戰場，仍將烽火連天，是否如此，確實值得深入探討此種情形的根源。

(一) 「赤棉」何以拒絕遵守巴黎協定

高棉簽署巴黎和平協定的交戰四派，自聯合國四十四國和平部隊進駐高棉後，其中三派部隊均遵照協定，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將其所屬部隊百分之七十裁減繳出武器，只有赤棉游擊隊對此不予置理，任憑聯合國駐棉機構一再呼籲而置若罔聞，其所持的理由是——支持金邊政權的越南部隊，仍然潛藏在棉境，準備隨時點燃烽烟，要求聯合國駐棉機構對此作徹底查察加以清除，因此該派游擊隊不得不擁有武裝，避免弱肉強食。

再從泰國人士透露：赤棉基地已囤積大批糧食，顯然是為準備戰火重燃時，作為軍糧，而且在其控制地區——拜靈有寶石及木材出產，從泰國出口，此項收入每月可得數百萬美元，對購買武器裝備可大派用場。①赤棉準備重燃戰火的最大理由，是越軍在棉境並未完全撤退，其大批特工人員乃潛藏在移入棉境的越南移民人口之中，此種說詞是否可信？其實乃屬似是而非：基於美國國務卿貝克向河內表明：只須河內促成高棉和局有成，美越即可恢復兩國關係正常，此對越南而言，無異是空谷足音。

越南自經改派上台以來，急於爭取外資和科技輸入，無奈自由各國為促成越軍自高棉完全撤出，遂決定對它豎立「經貿

註① 「對抗制裁赤棉囤積大批糧食」，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日，第八版。

「制裁壁壘」——標明侵棉越軍及其顧問和特工人員，必須真正完全撤離，始將此項壁壘撤除，斷不相信它已將其侵棉人員撤退的遁詞。河內自經改派掌權後，苦心積慮地爲爭取外資和技術輸入，曾多方謀求將此壁壘拆除，但都已落空。假如美越關係得到正常，以華府爲自由國家馬首的地位，即可達成經改派拆除自由各國對它所豎立的經貿壁壘目標。

金邊政權，其所以在巴黎和會，不再強調必須將「赤棉」勢力排除，即爲遵從貝克表示美越關係正常化開端而來。

(二) 美國以棉局和平爲美越關係正常化之前提條件

爲實現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作成的棉局和平方案，須由河內促使棉局和平實現，華府已由助理國務卿所羅門（R. Solomons），和越南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崔旋南（Trinh Xuan）爲此在紐約舉行會談，美方提出與越建交兩大前提之一——乃以棉局和談之進展情況，決定雙方關係逐步進入正常，美國已將河內協助尋找失蹤美軍問題置於次要。②此已表明：赤棉所呼籲的越軍尚有大批人員，潛藏於金邊所控制的地帶越南移民之中，可認爲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至於在棉疆的大批移民，並非自越軍侵棉後而開其端，在此之前，便已居住在棉境，尤其是高棉的沃土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包括「鸚鵡嘴」及「魚鈎」地帶，基於此一地帶，在越共南侵時，即被「南解」叛軍據爲基地，美軍入越協防，又因華府限定其作戰地區，只可局限於越境，斷不許侵及鄰邦，以致不敢觸及棉疆，至其後華府一度准予美越聯軍進入鄰境剿共，曾經將此一屬於棉疆的「南解」叛軍巢穴削平，但由於美軍入棉作戰的時間所限，屆時又不得不將入棉的美軍撤回南越地區。

爲了防範「南解」叛軍捲土重回，遂只有要求在此一地區駐紮勁旅的填防，無奈此一期間金邊反共的龍諾政府，面對越軍和「赤棉」部隊的進攻，其兵力已自顧不暇，又安能以重兵接防此一邊疆地區，美軍便只有將此重地交予西貢部隊填防。至南越及高棉都被共軍所席捲，金邊的「赤棉」政權向河內提出歸還此一沃土的要求，無奈河內認爲此一領土，乃由它從西貢部隊所奪得而來，其居民也以越人最多，對金邊的要求置諸不理。③

河內爲爭取與美國建交，固然斷不敢毀棄支持高棉和平的諾言，加上越南船民流亡到自由各國的難民，無不憎恨河內共黨政權，斷不肯作爲此一專制政府侵略外邦的爪牙，面對高棉金邊政府，尚准許工商企業由私人經營，又何肯讓此鄰邦再淪入紅流？此不僅原居住於棉疆的越人，斷不願作爲越共侵棉的特務，其由侵棉撤回的越軍之中，又脫下軍衣仍潛回棉境謀生，如在金邊及其附近地帶從事工商業者，亦斷不願再作爲河內侵棉的特工，何況華府對此輩在棉越人的活動，經常予以監

註② 李明水，「美越關係進展迅速，兩年之內建交」，新生報（台北），民國八十年四月三十日；七版專欄。
註③ 納福、昌達，「蘇聯金邊的三角關係」，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二版。

視。又安能視若無睹？

我們認為赤棉一再宣稱——越南特工大批潛藏在越南移殖於棉疆的人民之中，只是在宣傳上誣蔑金邊政權，且以此號召棉人對它在大選時的歸向，並為它當年執政時的殘暴嗜殺而遮羞。

(二) 金邊揭赤棉殘暴統治的瘡疤

在印支三邦都被共軍席捲後，進踞金邊的赤棉政權，以殺人魔王波布為首，實施「人民公社」而殘殺無辜，據不完全的估計，在全棉總人口八百多萬人中，被它殘殺的約為一百餘萬人。至河內揮動十八萬重兵侵棉，乃以「弔民伐罪」姿態將赤棉推翻，使赤棉部隊不得不星散而退至棉泰邊境。

但又唯恐中共將以「赤棉」踞地為其南侵前哨——支援泰共及其伙伴國共黨叛亂奪權，而成為引虎拒狼危機，故又促成先前反共的宋山和施亞努兩股勢力，調轉槍口而與「赤棉」共同抗越——在棉泰邊區組成「高棉三邊民主」政權，此不僅「東協」國家及美國都予支持，使它在「聯大」占有高棉的席位，使「赤棉」在波布當權時的殺戮醜聞得以洗刷，國際對它的觀感亦予更新。

在聯合國和平部隊接管高棉後，其過渡的和平機構，有如看守內閣，使高棉由殺戮戰場，一變而成為世界各國工商企業家及觀光客蜂湧而來，引人注目的觀光區，除大小「吳哥窟」外，另有「波布的罪惡館」，及「萬人塚」，前者是一九七五年「赤棉」波布政權，在「多斯難小學」建立「赤棉監獄」，其波布罪惡館中，陳列著各種刑具，且有一幅用人頭顱排列成高棉的地圖，遊客到此，有置身於殺人戰場的恐怖之感，其情景比日本南京大屠殺，及中共文革慘苦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一觀光點為「萬人塚」，此為赤棉由「波布罪惡館」將犯人押解至此行刑，在方圓一公里之內，有一百廿九個埋人坑洞，在坑洞附近，仍可發現人的牙齒骨骼，及用人骨堆成的紀念塔，入夜後，陰風陣陣，恐怖情景現在眼前，使觀光客，無不恐怖哀傷，對曾有親人在此情形下喪命者而言，其哀痛忿懣，更可想而知！這些建築，都是一九八四年建築而成。④至一九九一年十月，棉局和平協定在巴黎簽訂後，繼後聯合國四十四國和平部隊進入棉疆，共同執行協定，正如四邊最高委員會主席施亞努宣稱：「各派都須將舊日的仇恨，從此一筆鈎消」，大家棄仇崇好。

不料施亞努的言猶在耳，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七日，赤棉代表喬森潘及宋成等，迺赴金邊準備參加四邊最高委員會

註④ 袁淮西，「高棉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來」，新生報（台北），記者「高棉現場採訪報導」，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廿九日，第五版。

會議，竟在住處遭到忿怒的群眾圍毆，群眾高呼「劊子手，殺……殺……殺……」……至他們逃至泰國宣稱，出事時軍警袖手旁觀，頗有幸災樂禍之嫌，所幸洪森趕至現場，高呼群眾必須冷靜，群眾方始散去。⑤誠然，這些忿怒的群眾，由於他們的父兄等親人，都在波布殘酷統治下喪生，喬森潘在「赤棉」組織之中雖無實權，但當時在波布政權擔任國防部長的宋成，則屬助紂為虐的巨頭，可謂名符其實的劊子手，由於喬某與宋成下榻一處，以致洩怒的群眾殃及池魚。

(四) 赤棉與金邊互相排斥的手段各不相同

「赤棉」領袖赴金邊遇襲，在表面上乃由於有親人死在赤棉波布政權手中，使他們見到仇人而忿怒眼紅，這固然是由於波布罪惡館及萬人塚而種下惡感，但在建築此項彰顯赤棉罪惡昭彰的紀念物時，距今已將近十年，何況施亞努已昭告國人對既往不究，假如沒有人從中煽動，使有親人在赤棉當政時而喪命者，由忿激而懲罰赤棉代表，又何至於喬森潘及宋成等頭破血流？代表金邊政權的洪森，除自責其沒有盡到保護責任之外，又稱公民有示威權利，且否認有人策劃示威。⑥

赤棉對其領袖在金邊遇襲，認為此係陰謀，是由一個外國聯盟而不是高棉人本身策劃的，那位赤棉官員對「路透社」記者說：「我們知悉：敵人通過計畫損害我們聲譽及我們的領導人以破壞和約，而我們並未以暴力手段作回應，墮入敵人的陷阱。」由於赤棉一直指金邊政權，乃為越南傀儡。⑦若問「赤棉」何以申明遵守巴黎和約，一變而成為不遵守而使其部隊拒不繳械？此乃基於赤棉草創時的元老仍然擁有重權。⑧他們認為「槍口裏出政權」，而對忿怒的群眾使他們人員經常有被襲擊之危，便只有倚賴武裝部隊保護。

至於它指控金邊政權仍為越南傀儡，而越南特務，一直藏在棉境越南移民之中，此項指控已不可信，本文前面已申論，但對金邊政權而言，亦可謂揭其瘡疤，使金邊治下的棉人記起越軍大舉侵棉，將「赤棉」逐出金邊的初期，由以「弔民伐罪」姿態，認為驅逐殘暴的波布政權，乃為挽救高棉人民遭受殘害，繼後一變而成為殖民主。在河內設有「支援高棉革命委員會」，以黎德壽為主委，由其所派遣入棉的大批顧問，分佈從中央至地方政府，對行政工作越俎代庖，貪污橫行，以致東

註⑤ 「喬森潘等金邊遇襲」，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四版。

註⑥ 「洪森在電台講話，否認策劃示威」，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日，三版。

註⑦ 「紅色高棉聲言遵守和約」，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卅日，三版。

註⑧ 同註①。

歐記者訪問越棉時，形容黎德壽，乃為高棉太上皇。^⑨

金邊執政諸人為洗刷越人所留下的罪行，所採取的辦法，則為重整由河內所建立的——「高棉人民革命黨」，在巴黎協定簽訂時，明知高棉在四派和平協定之中，將由聯合國和平部隊監督下實行大選，遂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七日，召開該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修改黨章，揚棄「革命」二字，正名為「高棉人民黨」，決定拋棄社會主義，蛻變為主張多黨民主制度之政黨，並選舉原屬反共者查辛為總書記，將原為黨總書記的橫山林升為黨主席，將其權力架空。

回溯高棉人民革命黨成立的來源，乃由越共揮軍大舉侵棉時，如何在金邊建立傀儡政權？苦於難以解決，照理而言，越共早已在北越羽翼了高棉螟蛉，即所稱的「吉蔑越盟」，其成立的時間，在赤棉（赤吉蔑）之先，無奈這批越共在高棉螟蛉，於一九七〇年代，被派遣回國，加入赤棉對抗金邊龍諾反共政府過程中，負有乘機奪取共黨領導權的任務，在他們幾度計劃發動政變奪權，都被赤棉發覺而遭到殺害，其中具有政治才幹者，除賓索萬（Pen Savan）得以逃回越南而外，其他尚存者都沒有領導才能。

（五）五方雜集的金邊政權及徘徊於蘇越之間

所幸此一時期，高棉人由於逃避波布政權的殘殺無辜，紛紛向南越地區逃亡，加上赤棉內部，基於波布與英薩利的裙帶集團對其他幹部歧視，迫使他們投靠越南，例如橫山林原屬赤棉鄰接南越的棉疆地區司令兼黨書記，在越軍首次侵棉時，由於他拒絕投靠越南，然因裙帶集團而得不到金邊的支補，遂忿而投靠越南，洪森亦是如此，於是越共乃在胡志明市（西貢），將這批逃入南越的棉人及「吉蔑越盟」殘餘份子，共同組成——「高棉民族解放陣線」，金邊傀儡政權組成時，除以橫山林為主席而外，乃以賓索萬為副主席兼三軍總司令及國防部長。

金邊傀儡政權組織時，其沐猴而冠者，除少數「吉蔑越盟」份子而外，其餘由逃避赤棉宰殺而逃入南越者，大都並非共產黨人，例如查辛受任為金邊內政部長，不僅堅持反共立場，且於波布實施暴政期間，在地下領導反共人士進行反抗而成績斐然，因而受到侵棉越軍的重視。其餘金邊政權新貴，除賓索萬而外，大都為施亞努當政時及龍諾反共政府的舊人，加上由「赤棉」政權投奔南越者，由侵棉越軍組合而成。

至一九七九年五月，「高棉民族解放陣線」，更名為「人民革命黨」，召開全黨代表大會，選舉賓索萬為總書記兼國務院長，他在大會報告中稱：「本黨成立，應該歸功於蘇聯而非越南，將赤棉逐出金邊，乃出於棉人英勇，亦非仰賴越軍……」

註⑨

羅石圃，「金邊共黨揚棄革命的來由與影響」，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三十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第三五—四四頁。

。「這已明白表示莫斯科爭取金邊親蘇遠越的成功，不久賓某被拉下台——免除黨政各職，在久久未發表接替者，繼後終於在當時隨蘇聯訪問蒙古代表團行程中的橫山林以主席兼任人民黨總書記，其國務總理一職，則由洪森取代，顯示河內為爭取金邊歸向而不敢過於開罪莫斯科。

迨蘇聯共黨政權已自身難保，不得不放棄再爭取河內及金邊歸向後，河內遂極力拉攏金邊，雖無力支援此傀儡以武力驅除包括赤棉和施亞努、宋山聯合組成的三邊抗越政權，但在由「東協」促成的高棉四派在雅加達和會中，則夥同永珍強烈支持金邊所主張的高棉各派聯合政府，必須將赤棉排除，繼後河內為了爭取和美國建交，俾便將自由國家對它所豎立經貿制裁壁壘撤除，又斷然撤除它在高棉的殘餘勢力以及顧問和特務人員，因而有巴黎高棉和協簽訂時，金邊斷然將高棉人民「革命黨」的「革命」二字取消，改組為容許其他政黨並存的民主政黨，俾迎合聯合國派軍人棉以監督大選的要求。^⑩

(六) 高棉的和平問題在於不平

在巴黎締結的高棉四派和平協定，何以在聯合國四十四國和平部隊進入高棉執行時，爆發了「赤棉」拒不遵守協定，使其部隊不按照規定解除武裝？一般多認為過去從事種族滅絕的赤棉，依然具有重新燃起烽火的野心，俾使讓其殘暴統治捲土重來。是否如此？我們應該深入探討高棉和不平的根本問題，無怪赤棉不平則鳴。

巴黎協定規定，於實現和平協定之初，應該先成立高棉敵對「四派聯合最高委員會」，俾與聯合國派駐高棉的機構協調處理大選之前的事務。此一最高委員會，已順利成立，並推舉施亞努為委員會主席，且擁有國家元首榮銜。聯合國駐棉機構主持人明石康，亦與施氏密切溝通合作，但對此一最高委員會所屬的各部會執行人的任用，則須四派之中選賢與能而分別執掌。

金邊橫山林政權，雖早已企圖保留其政權的架構而施政，其他各派可以派員參加其中，赤棉則堅決反對，宋山派亦有此同情，但由於實力太小而不被重視，其後由於橫山林政權下的諸人，大捧施亞努而獲得他的歡心，遂形成施氏之子——那泣列親王一派，與金邊企圖建立聯合陣線，乃使最高委員會之下所任用各部官員，占有五個部長：即「國安部」、「情報部」、「國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⑪聯合國派駐高棉的機構主持人明石康，何以附和施亞努的此種任命？由於此一有如高棉看守政府的主持人，面對高棉四派的暗鬥明爭，已經傷透腦筋，而金邊政府諸人，又大都以開明民主姿態和他們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林若考，「高棉四派明爭暗鬥」，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五日，三版。

接觸，亦認為施亞努此項委任，大可同情。

一般觀察家分析，認為赤棉拒不遵守巴黎和平協定一事，乃由於協定本身已逐漸變質，如果沒有適當的處理，聯合國的效力將事倍功半，按照巴黎協定及聯合國通過的案子，高棉在大選之前，高棉一切作為，應由四方面組成的最高委員會決定，聯合國駐棉過渡政府，則負責監督和平與大選。問題發生在最高委員會，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大部分事務均由金邊政府人員負責，由於施亞努已與金邊妥協，所以一切事務均由金邊政府去做，宋山力量太薄弱，無置喙餘地，於是「赤棉」便被排除在一邊。

此種情形，頗符合西方國家立場，他們極願赤棉被孤立，使它不能再發生作用。所以聯合國駐棉機構——過渡政府亦以金邊為唯一對手，同意施亞努領導的最高委員會大量起用金邊人員，赤棉心有不甘，遂不理會和平協定，拒絕聯合國和平部隊進入其控制區，並在棉北發動零星戰爭，西方國家的立場，是藉此機會對「赤棉」完全排除，由法國主張國際制裁赤棉可以看出，赤棉方面提出的理由是：如果說聯合國駐棉的過渡政府不偏袒金邊，為什麼它提出的查明越軍部隊仍潛藏在棉的建議不被採納？事實上赤棉的打算是：不能讓和平工作順利進行，拖延下去，使棉人對金邊政府的貪污及造成貧富懸殊情形更加嚴重，在大選時一定失利。^⑫

(七) 造成和局危機是誰之過

當聯合國所屬四十四國部隊進入高棉，且在金邊的聯合國機構組成高棉過渡政府，實行監督指導——高棉四派最高委員會施政工作時，不料發生赤棉部隊違反巴黎和平協定，屆時拒絕繳械，且經常發生零星戰鬥，且其住於泰棉邊區的駐地囤積糧食與械彈，大有再興起烽烟的情勢。何以致此？一般都歸罪於殘暴好戰而嗜殺的赤棉，由於在它統治高棉期間的殘殺，早已在世界各國惡名昭彰。平心而言：赤棉在和局初開時，雖然其所派遣到金邊參加四邊最高委員會會議時，曾經遭到暴民的襲擊，使其代表頭破血流，但它仍然表示遵守巴黎和議，並再派代表負傷參加假泰國芭塔雅舉行的高棉四派最高委員會，可見它並無毀棄和議的居心。

平心而論，造成棉局和平協定一波三折的主因，乃由於施亞努踏入了金邊為他所安排的陷阱，因而處處偏袒金邊政權，施亞努此種態度，乃由於他十分欣賞金邊領袖們對他趨奉，自洪森親赴北平將施亞努迎接回棉，在幾千名學生及金邊政府官

註⑫ 「高棉和平工作滯礙原因」，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廿七日，第九版。

員和百姓列隊向他歡迎，使他步入皇宮後，即受到金邊政權對他以元首之尊的趨奉而言聽計從，殊不知金邊政權之所以如此，乃屬別有利用他的居心。^⑬

金邊政權的領導群，可分為「強硬」與「妥協」兩派，拉攏施亞努，乃出於強硬派的主張，他們認為施亞努在國內外都著有聲望，在未來的大選中，必會成為高棉最高領導人，但他的勢力只是空殼子，需要有實力者出而扶持，他們唯恐金邊將來失去權力，遂計劃利用施亞努，以爭取人民擁戴及國際支援，於是施亞努在最高委員會內，將所有重要職位，都畀予金邊諸人，而無視於國家的前途，俄國駐金邊大使，曾經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政黨領導人，對他們的人民如此漠不關心。」

他們認定只要施亞努受他們利用，和他的勢力組成聯合政府，國際間便可認定金邊乃為高棉唯一的合法政府，援助即可源源而來，無視於它把「赤棉」一脚踢開。施亞努熱衷於再當高棉元首，基於他慣於投機取巧，遂令其子那勒巴王子和金邊組成聯合政府，處處袒護金邊，赤棉代表趨赴金邊出席「四派最高委員會」，遭到忿怒群眾毒打，便是由此而來，這種情形，勢必使聯合國已安排好的和平計畫失敗，以致西方國家對此非常反感，連華府也是如此。施亞努由於受到國際壓力，乃宣佈他與金邊聯合計畫告吹。^⑭

(八) 赤棉對和局危機應負的責任

赤棉在其代表赴金邊時所受到的忿怒群眾襲擊，在喬森潘及宋成逃到泰國後，雖然氣忿填膺而發怒吼，並稱金邊軍警對此視若無睹，但在洪森引咎自責，表明他本人未盡到對喬、宋等保護責任後，赤棉代表態度趨緩，仍表示願意出席在泰國召開的高棉四派最高委員會，對其代表在金邊遭到群眾圍攻一事，並不譴責金邊政權對群眾的挑撥煽動，只表明乃由在國外的聯盟製造而來，可想見其對敵對黨派的容忍大度雍容，使國際間——尤其參加聯合國執行和平部隊在棉人員，對他改觀，對繼後其所屬的部隊拒不繳械，亦可了解其苦衷。

至一九九二年八月末，日本及泰國主張成立棉局新和平方案——在金邊增設「諮詢」機構，以加強最高委員會權威，實際上此項諮詢機構的設立，乃以四派勢力在最高委員會權力平衡為目標，避免金邊獨占該最高委員會五個部長的畸型。但又

註⑬ 「施亞努為高棉和平帶來脆弱的希望」，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七版。

註⑭ 「施亞努與金邊合作的來龍去脈」，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七日，第九版。

以其他問題未能解決，經過二小時的會談仍無共識，以致此項建議亦已告吹。^⑮使聯合國在棉的過渡政府及其執行和平任務的部隊，對赤棉不能諒解的，乃為各和平任務執行者，經常遭到赤棉游擊隊的攻擊。

聯合國在棉執行和平部隊的直升飛機，在飛往赤棉部隊駐地時，幾乎每天都受到襲擊，使六十名俄籍飛行員，未獲防身裝備，揚言將予罷工。更令聯合國駐棉機構大傷腦筋的，是赤棉扣押聯合國六名人員，其中並有法籍軍官受傷。前往調查的直升飛機，亦遭槍擊，繼後雖已獲得釋放，但此項情形，不僅使聯合國人棉執行和平部隊人員，認為和平工作難為，更對赤棉的壞印象加深。^⑯

(九) 金邊強硬派排除赤棉的居心

金邊政權強硬派，一直具有排除赤棉的居心，促使赤棉元老派的反感和反擊，回顧金邊政權於巴黎和協期間，自動將其高棉「人民革命黨」的革命二字取消，且標明該黨乃蛻變為容許與其他政黨共謀政治民主的普通政黨，實際上乃在迎合聯合國即將派遣部隊入棉，監督大選而使然。至於繼後何以煽動民衆襲擊赤棉代表？此即金邊強硬派所使用的陰謀，繼後赤棉拒不遵守和議而敵視聯合國在棉臨時機構及和平軍種種行動，都是由此而來。

爲了未來的大選爭取選民而進行宣傳，爲利己而損人，乃屬常情，我們認爲金邊與赤棉在此種情況下的競選宣傳，只宜向前看，標明自己在當選執政後，將如何促高棉和平富強，斷不能互揭對方的瘡疤。由於赤棉在波布執政時，固然是殘暴嗜殺，引起國人的憎恨；但金邊政權乃由越共扶植而來的傀儡，在侵棉越軍壓境及越共顧問在棉反客爲主，貪墨橫行之下，金邊政權人士，亦甘爲河內附庸而無視於殘害同胞。這些情況，在其治下的棉人，亦彼此心照，又何能與赤棉互揭這些瘡疤！

對廣大的棉人群衆而言，凡有父兄親友被赤棉波布政權所殺害的，固然面對赤棉又將在大選後捲土重來，難免怒火中燒，須知對赤棉代表進入金邊的襲擊，破壞巴黎和議，將使進入棉疆執行巴黎和議的四十多國部隊，及紛至沓來的各國工商企業家，無不喪志灰心，將使此一殺戮戰場的重建及外資技術輸入，都將成爲畫餅而不能充飢。假如廣大的棉人爲其子孫著想，斷不能爲報父兄之仇而損害子孫們的未來幸福及社會繁榮。

金邊強硬派諸人，固然由於其本身及其父兄親友，曾經飽受過赤棉荼毒殘害，不惜挑撥煽動廣大棉人襲擊赤棉代表，但

註⑮ 「赤棉拒絕泰日兩國棉局新和平方案」，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廿五日，九版。
註⑯ 「赤棉扣押聯合國六人員」，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第十版。

並未計及此舉，而大大損害巴黎和協在棉疆的實施，誠可謂得不償失。若問赤棉是否真的不參加一九九三年五月的大選，只讓其他三派進入選場？但又有跡象顯示並非如此。據聯合國總部消息：立場激進的赤棉游擊隊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卅日宣佈：將籌組一個新政黨——「高棉國家統一黨」，準備參加由聯合國監督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舉行的大選，不過聯合國必須答應其原先的要求，有關侵棉越軍必須全面撤離的條件，完全及正確的實施後，它才答應參加大選。¹⁷

赤棉在大選選場上，是否能與其他三派競爭？尤其是它第一對手金邊政權，據波布執政時的第二號人物——外長英薩利最近在法國一家雜誌上發表文章稱：赤棉和金邊政權，都不受大多數棉人支持，後者由於貪污腐化與前者的嗜殺，同樣都不受廣大棉人支持，他指出全棉現有八千個鄉鎮，赤棉擁有四分之一，顯示大選選場上，赤棉仍可與金邊政權屬下競爭，¹⁸可見赤棉的組織政黨競選，並非空言。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脫稿

註¹⁷ 「赤棉籌組政黨準備參選」，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第十版。

註¹⁸ 「聯合國著手建立高棉和平」，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六日，二版。